

風花雪月

南方壺

有朋友覺得我最近下筆太嚴肅，建議我寫些風花雪月就好，以免惹禍上身。也有朋友覺得我以前什麼都退讓，最近寫的文字，卻經常緊追不捨，直搗黃龍，與她一向理解的我，不太一樣。

讀書人很難打心裡談風花雪月。大家都讀過南唐李後主的虞美人：

春花秋月何時了，往事知多少？
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
雕欄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。
問君能有幾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

你看，起首雖是花啊月啊！但一下子就是國啊愁啊！真是憂國憂民。沒辦法，這是吾輩書生的宿命，就是輕鬆不下來。而且你看過那部德國片“竊聽風暴”嗎？這是今年奧斯卡

最佳外語片，真是一部好電影。讀書人常是不懼惹禍上身的。至於退讓，很多事當然可以無所爭。顏淵，是孔子很常誇獎的一個弟子。當孔子要學生各言己志時，顏淵的志是

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

心在南方

看起來似乎很卑微。我常認為人只要盡心盡力將該做的事做好，就是對社會有貢獻，不見得非要有鴻鵠志，非要掌大權。而且事情做成再說，不需先大聲嚷嚷。我有幾個好朋友，是台大教授，每年過年我們都會聚在一起，家事國事天下事，事事關心。談到新年的新希望，他們都是要致力於提升系上的國際化，學門的研究水準等，志向都很高。我都沒什麼大志，今年更說出希望高大能存活之類的話。讓他們感到很不可思議，覺得這樣我為什麼還留在高大？這些好大學的教授，很難想像這幾年，高大盡做些一般大學不做的事，讓我們想的都不是向上提昇，而是如何不向下沈淪。

台大教授多的是這種以天下事為己任，要與世界接軌。他們經常聽到想到的都是世界百大，校園內到處是來訪的國際學者，氣魄不由得大起來。像高大，網路排名摔出世界三千大，該擔心的真是存活問題，那好意思說出什麼大志？

孟子盡心上篇裡說：

君子有三樂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
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，一樂也。
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，二樂也。
得天下英而而教育之，三樂也。
君子有三樂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

第一樂及第三樂，無法由自己掌控。但至少第二樂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，是握在自己手裡。君子在乎的一向是“而今而後，庶已無愧”（文天祥死後被發現寫在衣帶上）。至

於“王天下”，孟子反覆強調，王天下不是君子該追求的。連得到天下都沒什麼樂趣，何況蝸角？蝸角之爭乃君子不為，君子對於權位，從來不必存捨我其誰之心。因此高大雖熙熙攘攘，又有什麼不能退讓的？

另一方面，也有同仁及學生說，我為什麼不早說？為什麼不在續任投票前，就早點發聲？

對這些抱怨，我寧可往自己臉上貼金，想成這是“春秋責備賢者”。

校長的續任，由校務會議代表投票。其中有當然代表，教師代表，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。那些當然代表，都是主管，經常性的參與學校事務，應是較了解學校的情況。其餘三種代表，不論那一種身分，既然是代表，總該是被認為比較能為高大未來著想的一群。就算不清楚狀況，也要設法去了解，才不失選你為代表者之託付。事實上，近幾個月來，我在網站上早已寫了好幾篇談高大的文章，只是含蓄些。那些文章純粹是自己寫得高興，無意影響任何人。我不但認為現任者，既已有三年政績，又有校務說明書（雖然其中將有些上一任校長任內內完成的事，如理學院及人文社會科學院的設立，也寫進），及教育部的評鑑意見，且已到全校各系所座談，根本不該再帶著兩個跟班到處拉票，這是君子所不為。至於身為“選民”的校務會議代表，也應如孔子的“予欲無言”，不必多說，依良知投票。因此選前我並不覺得需到處發信。

心在南方

續任通過後，本來也沒覺得怎麼樣，高大師生的選擇，我們就是接受。但在見到發佈那份狂妄的新聞稿後，思之再三，覺得得意忘形下，且已無續任壓力，所做所為將更無顧忌。我們怎能讓這所讓我們百般牽掛，曾抱有憧憬的大學，繼續往向下掉？於是選擇不再沉默。並說出一些事實，以董狐筆（見文天祥正氣歌）自勉。原意是希望那幾位高層，知所警惕，不要太過分，為高大留一絲命脈。其後獲知原來連校務會議的組成也不合法，因此續任的通過就失去合法性。一個失去正當性的校長，是無法再治校的。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（論文八侑篇），不得不再寫出“豈可無原則”，及“懸崖勒馬”二文。既然東窗事發，已難再一手遮天，希望那幾位高層，迷途知返，做出正確決擇。

好吧！這就是我要談的風花雪月。（96.10.26）